

阳光下的黄山

汉滨 余佑学

千峰叠翠，风光旖旎的黄山，在皖南黟县山脉矗立万年。有幸到这里游览，牵念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进入山门，导游就说：“你们这批客人很幸运，能够在艳阳高照的天气里畅游黄山。上一批客人远道而来就因为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只能‘雾会黄山’呢，留下些许遗憾！”

登山途中，长在岩石上的黄山松非常特别，所有的树枝都是朝着太阳的方向生长，正好与攀爬的人们撞个满怀。最有名的迎客松，举止淡定从容，神态优雅大方，是千千万万棵黄山松中的瑰宝，它不仅是黄山地理性标志，也是中华礼仪之邦的象征，还是世界和平友好的媒介。

黄山不老，松树常青。盼客松，卧龙松，送客松，蓬勃郁郁，松涛成浪，婆娑起舞。狮子峰前，一石猴极目远望，阅览田园风光，静观人间烟火，灵石名号“猴子望太平”，祈盼人间安康。

黄山怪石不胜枚举，光怪陆离自然天成，千姿百态形神兼备。摩崖石刻“大好河山”在一片山峡处竖写，著名的“玉屏卧佛”就在玉屏峰顶，头左脚右，惟妙惟肖。峰石上刻有毛泽东草书“江山如此多娇”，这与八达岭“不到长城非好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并称黄山三大主峰。天都峰雄伟险峻，气势磅礴。光明顶熠熠生辉，人人向往的光明和幸福，在这里都可以纵情畅想，努力践行。

山高人为峰。“爬上一线天，身体不一般”，这里的道狭窄、陡峭、需手脚并用，方可向上攀登。人人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但也是“秀色可餐，值得付出”。黄山“飞来石”，天外来客是千万年的等候，也是千万年的不离不弃。

阳光正好，风声悠悠，人声鼎沸。黄山以山的厚重，山的胸怀，山的温情，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呈现给游客，陪伴人们走过沧桑时空，穿越华夏文明。

黄山美景，美在一空一石，美在千沟万壑，还有那蔚蓝的天空以及知名不知名的山花烂漫等等风物，它们如电影蒙太奇一般不停演绎，时而雍容华贵，时而英俊伟岸。

黄山文化，历久弥新。历代文人墨客名篇佳作荟萃，珍留传世辉映。文坛泰斗郭沫若游历黄山写下了《黄山之歌》和《游黄山》的壮丽诗篇：“我到黄山得二

字，黄山即是一雄诗”，是诗人读山有胸怀：“黄山三日游，濡笔染淋漓”是诗人读山的灵感；“黄山真厚气，临别赠奇观”，是山对诗人的回敬。画坛大师刘海粟在96岁高龄时，完成“十上黄山”的壮举，留下许多传世精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有的名山大川都各有其魂，各有其灵。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杨万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等等诗句，给后来人留下品读资源。人们品水读书，实际上是在山的稳定和博大中，在水的恬静与奔腾里开阔视野，蕴集力量。

黄山游人如织，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而让我尤为尊重和敬意是两个人：一个是导游。

导游陈小姐每到一处，都要绘声绘色地向大家介绍奇松怪石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对当今生活的寓意，引导人们作深入联想，深化大家对景点的认同，增强大家对人生的思考。她把黄山松讲得有趣极了，松树自然呈现的“一迎、一陪、一送”被她引申为不期而遇的“一见钟情”“挥手再见”，还有那些石头不仅会唱歌，会说话，也有期待，富有情味的故事演绎，是她对导游工作的热爱，对美好

生活的憧憬，对广大客人的负责与尊重。

另一个就是挑夫。攀登黄山，路遇挑夫，他们喘着粗气从我身边走过，他们肩挑沉甸甸的货物，一只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只胳膊随着步子有节奏地甩动，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他们走着“之”字形路线，从台阶的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几个台阶后，到了台阶的右侧，就转过了身子，每一次转身，扁担就换一次肩。这样做，是他们智慧在生活中的高效运用，一来可以站稳脚跟，缓解肩膀上的重力；二来可以稍事休息，不影响继续攀登。

在阳光照耀下，挑夫们的双肩黝黑发亮，肌肉饱满，坚实有力。那被扁担磨得满是老茧的臂膀，看上去是那么的宽厚雄健，那被压得弯曲的脊梁，看上去是那么的坚挺不拔……他们是黄山上流动的、震撼人心的风景画，是劳动者、创造者、建设者。

人景是最为值得尊重和呵护的风景，以山水为镜，取自然之道。在人生长河中，知进退，懂取舍。雄伟博大的黄山昭示人们：面对信念，坚若磐石；面对艰险，永不退缩；面对挫折，奋力向上；面向未来，春暖花开。我听到了这是山的声音……

风起的日子

宁陕 邓小鹏

入夜，走过县城廊桥，风从围栏处追过来，彩色宫灯随之左右摇摆，朦朦胧胧的灯影折射到河里，在波光粼粼的河面泛起一道道金色的光影，远处，一轮圆月横亘在婆娑的云影与高楼间，此时，我置身风里，对风无限的怀想。

风携来一缕柳絮，轻飘洁白，那些逝去的亲人循着风迹向我走来。大杂院粉白的桃花迎风绽放，阿姑提着包袱盈盈站在院门口，风掀起她齐耳的短发。舅舅背着我走过段家塬的土坡。父亲执锄站在落英缤纷的杏树下，望着菜地沉思，纷纷扬扬的花瓣零落一地。大堂叔满头大汗奋力刨着书桌面，脚下的刨花随风四散开来，小堂叔穿着雨靴在汉江里淘金，微风扇动他身上的雨布。

昏黄的灯光下，老旧收音机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母亲一边缝补衣服，一边和父亲唠家常，我们姊妹几个七嘴八舌议论着，“这收音机咋老是变调？”“兴许是风把电波改变了形。”关掉收音机，二姐把杂志卷成筒唱起歌来：“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声音升上房顶。三姐接着深情朗诵：“大堰河……”，我倚着四姐看风不时从门缝里吹进来，吹得堂屋的灯泡来回摆动，那些影影绰绰的人影在墙壁上映出生动的画来。

风是温暖的，从耳旁轻轻掠过，伴着母亲的呼唤父亲的关爱。昏黄的灯光下，母亲把蒸好的糯米摊在案板上晾凉，父亲用木槌在石臼里砸碎，而后盛在碗里，拌上芝麻核桃红糖炒制的馅料，槐花洗净晾干，加入鸡蛋、盐、花椒粉，拌上面粉，放锅里两面煎黄，野菊洗净晾干，和面粉揉成团子上锅蒸，调制蘸汤，天然的食材，父母的合作，爱的味道被我们姊妹风卷残云般抢食。

大杂院外的广场，我抱着父亲自省城西安买回的足球，昂首挺胸大声地宣布比赛的规则，然后和小伙伴撒丫子奔跑追逐，那些风便呼呼地在耳旁作响。白云山下的野地里，风掀起阿姐的红领巾，我指着脚下大片的野草不停地询问姐姐，哪一株是毛茛，哪一颗是酸模杆。建筑工地，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父亲对着图纸指挥讲解，母亲挑着装满砂浆的灰桶小心翼翼地走上吊塔，阿姐们奋力地推着装满材料的架子车。

风落在洋槐树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一盆盆艾草烧起来，袅袅的烟里，大蒲扇、小纸扇、硬纸板“嘎吱嘎吱”拍着蚊蝇，各家灶房飘出药草的香味，孩子们躺在竹席、木板上，数星星、抓萤火虫，男人们一起喝茶聊天，听新闻、戏曲，女人们聚在一起缝缝补补做布鞋织毛活，老爷爷兀自靠着藤椅自我陶醉状“唧唧呀呀”不停，风中的大杂院就是上演盛夏剧目的戏院。

风是有故事的，飘散出柠檬的青涩与酸甜。农校桑园湿滑的黄泥地，我们穿着大号的雨靴吧嗒吧嗒穿梭其间，雨水汗水汇集在彼此的脸上，背着沾满雨水的桑叶走在归途，我们迎着风雨唱着“风里来雨里去”，把泥污涂抹在彼此的雨衣上，然后嘻嘻哈哈地步入实验室。很多年后，当我听见风，就仿佛听到了实验室那白胖的蚕儿窸窣窣的咀嚼声，那些似万马奔腾、涓涓细流、丝竹之音和青春一同淹没在岁月的尘烟里。

风把时光留住，童稚的歌谣，成长的故事，一缕风就是一本时光的字典。春日的草坪，蝴蝶蜜蜂追逐嬉戏，小人儿红色的衣裤在绿色的草丛里甚是醒目，东一抓，西一扑，把玩石头，摆弄树枝，奶声奶气的童音，鼻涕眼泪汗水交织着扑入我的怀里。鲜花遍野的山坡，小小子牵着风筝欢呼雀跃，奔跑跳跃，那些风掀起他的衣襟，也吹乱我的长发。我们去马嵬驿、楼观台、白鹿原、兵马俑博物馆，每一处风景里，少年都在各种碑记前停滞不前，一字一顿地朗读，默默地回味，启动手中的相机不停地记录，他抚摸那些古旧的砖墙，凝望那夯土的古墓，那些风追着他也追着我们。

依然是风，一阵急过一阵的风，还有绿色草原上万千匹马奔腾着、跳跃着，如同狂风大浪快速袭来，又仿佛蔚蓝的大海，惊涛骇浪般扑来，甚而椰子树下海风呢喃、鸥鸟低语，这样的氛围里，由不得感叹岁月的流逝，仿佛只是低头的刹那，岁月的青苔就爬满脸庞。



春山茶香远

市直 侯云芳

在安康，如果你问我对春天有什么期待，我会说：“去茶山，品春茶，访茶人，看茶事。”

茶不过是一片叶子，但是这叶子却是天地间的精灵，能吸收一个地方的灵气和精华。安康无论是温度、湿度、光照、土壤等条件都非常适宜茶树的种植，所以安康绿茶品质佳，硒元素含量也高。对一个安康人来说，不喝茶，不跟茶结缘，简直就是辜负了那些山野的清新。

小时候，父亲每天都要用搪瓷缸泡茶，我很好奇，有一天也品尝了一口，立刻就吐了出来，觉得很苦涩，不明白大人为何喝这种很苦很难喝的饮料，关中人招待客人时，会煮一大锅茶，不再另外烧水，我每次去做客，即便是口渴得厉害，也绝不喝茶。

来安康后，身边的朋友们大都喜欢喝茶，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爱上了喝茶，一日不喝就觉得生活没有滋味，甚至出差也要带上茶具，还专门报了茶艺课，买了很多有关茶的书，并且在学校创办“和雅茶艺社团”。每天再忙，也要认真地给自己泡一壶茶，方觉得这天没有白过。朋友来了家里，必然要展示自己泡茶技术，如果没发挥好，就会很沮丧。我家先生笑我“茶痴”。

立春到谷雨期间，万物生发，新茶吐芽，这段时间不去茶山，不把自己置于草木间，就会觉得白白浪费这好时光。这些年的春天，茶友们相约遍访安康茶园，无论是汉滨区晏坝镇、双龙镇、大竹园、牛蹄乡的成片的茶园，还是牛山朱雀寺的高山小种茶园，农户的小茶园，也都吸引着我们。

大的茶园有茶艺观赏，从采茶，制茶，到喝茶，让人目不暇接。一排一排的茶树整齐划一，看采茶姑娘，穿着蓝花小袄，戴着斗笠，背着茶篓，在茶树丛中来回穿梭，用纤细玉手采摘那一片片精灵小叶，开心时，会唱起茶歌。

在最好的春光里，看最美的人，采最好的茶，世间还有比这更美的享受吗？放下心头所有事，沉浸在美好中，这时在茶园里呼口空气，都觉得满腹清香，心旷神怡。仿佛那一片片叶子，有神奇的力量，有仙气和灵气，会涤凡尘琐事。

春光明媚，微风正好，八十度的水温，用玻璃杯泡一杯绿茶，看嫩芽翻滚，水和叶交融在一起，鲜嫩的芽叶在杯中舒展，此时芳香四溢，品一口滋味鲜爽，齿颊留香，回味无穷，顷刻间，消去了所有的烦恼和浊气，精神为之振奋，人就变得清醒、脱俗。那些穿中式棉麻衣服的泡茶姑娘，素净端庄，每个动作都利落优美，极富观赏性，再配以古筝或古琴、琵琶演奏，此时茶事变得风雅至极。

这种大茶园的茶艺表演很吸引人，不过我更愿意去山里，买农户自己炒的茶，山顶的茶，吸收阳光雨露，品质更好，也可能是一种怀旧情结，偏爱手工制作，毕竟这需要时间成本。

偏次去香溪洞山顶农家乐，看见主人院子里有几簸箕刚采摘的新鲜嫩绿的茶叶，问他卖不？他说今天来客太多，忙不过来。经不住我们软磨硬泡，他答应给我们现炒现卖。他麻利地在院子里支了口锅，用自己砍下的木柴生火，把锅烧了三遍，说不能在院子里炒，因为茶最吸味了，估计把锅烧到二百度了，他带上白色棉织手套开始用指尖快速翻炒，我问他烫不，也想试试，他笑着摇头说，不熟练的会烫手。看着开始那么多的叶子，有半锅左右，顷刻间就缩水，只有锅底那么一点点了，突然听见一阵清香，那种香混着草木芳香，还有铁锅焦味，有点让人沉醉，茶炒好了竟然不到一斤，颜色墨绿，不仔细看还以为黑色。迫不及待品尝起来，鲜爽不亚于大厂出品的，而且铁锅炒出来的似乎果香味更浓，还夹带着铁锅的香，火的香。

那天阳光正好，我们把春天的嫩绿和甘甜留在一杯茶中，把友谊留在心里。

颐柳楼的那些树

岚皋 操世双

海棠迎春归

六年前，我有幸参与政府招商引资的民宿项目，获得了岚皋县四季镇杨家院子一期民宿五号院落颐柳楼的建设权，从此，我便常常往返于岚皋县城和杨家院子之间。

一个夜雨初停的清晨，我路过岚河支流四季河口的高石桩时，路旁的一棵海棠吸引了我的目光。走近欣赏，那一簇簇贴梗的花朵，花瓣如火焰红艳，花蕊金黄如粟。微风吹过，花朵轻轻摇曳，那散落的水珠随花瓣颤动，那一颗颗如玉的水珠，悬挂在花瓣边缘，摇摇欲坠，更增添了几分娇嫩与灵动。我拿出手机，认真地拍下它每个角度的样子，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颐柳楼院子终于竣工入住。后来，我剪下这棵海棠的枝条，扦插在花坛里。去年十月的一个午后，我进城购买日用品。路过高石桩时，看到修高速路的师傅正在挖掘这棵海棠树。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车，询问师傅如何处理这棵海棠树。当得知他要把它和泥土一起运走倒掉时，我急忙说道：“那能否送给我？”他爽快地答应了。看着伤痕累累的海棠树桩，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后备箱，立刻掉转头，带着它匆匆赶回颐柳楼。

由于机械作业，这棵海棠树受损严重，为了让它复活，我截断了受损的枝丫和破损的根系，用生根粉浸泡后，将它种在后院的花坛中。

世间万物，尽有灵性，这棵海棠树和我以前从它枝上剪来扦插成活的小海棠们，都在春去秋来中茁壮成长，那热烈而执着的海棠花，也在繁茂的枝叶间绽放得越来越灿烂。

一盆中华蚊母

阳光正好，忆起四年前正月十九，彼时的我背包在肩，驱车沿四季河一路顺流而下，一路山水相依，春风徐徐，顺河滩步行约莫三百米。徒手攀爬上悬崖峭壁之间，忽见一处悬崖岩峰，上有佳木，名曰中华蚊母。其树形优美，枝干错落有致，叶片翠绿欲滴，犹如藏红花一般簇簇簇红花点缀其间，让人顿生爱意。

挥洒汗水，历经几个小时锄挖、凿坑，终得将其带回颐柳楼，植于前院花坛阳光最盛、土壤最肥之处。此后四年，悉心呵护，历经重生、修剪、剪枝、束缚造型，将此佳木塑造成一盆人人驻留观赏之佳景。

今年，这棵蚊母基本成型，根系繁茂，正值上盆佳期。我将母桩从培育地挖出，剔除根部多余泥土，再用水枪冲洗根部，然后将其浸泡半小时消毒。选一个与母桩根部大小适配的紫砂盆，于盆底部排水口用瓦片仰覆垫好，以不漏土为宜。铲入盆总深度三分之二高度的疏松、肥沃净土，将母桩植入，扶正后填土至完全盖住根部，最后浇入定根水，待整盆泥土浸透，用手扶住母桩桩体进行摇晃，使土与根完全落实。再用水浸入一次，这样上盆便完成了。

也许多年后，颐柳楼花坛边，紫砂盆中的中华蚊母枝繁叶茂，红花簇簇，风姿绰约，而培育它的主人已银须驼背。时间周而复始地轮转，唯一不变的年年都有正月十九这一天，风和蜜蜂都在枝叶间穿梭，相互交流着。

低头的棕树

在走亲戚归来途中，带了一位邻居。山路十八弯，邻居很快就晕车了，于是，我把车停在路边，让她缓解一下。

我喜欢捡奇石，淘树根做盆景，便走人停车旁边的水沟，顺沟而上，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素材。没走多远，就见沟坎垮塌处，一棵棕树倒吊在沟里。

一大坨棕树根全部裸露在外，看上去就像魔女的头发丝一样。走近细看，只有贴泥土那一面有少部分的根没枯萎，而棕树整体还活着。树干被棕裹着，毛茸茸的，树梢长着几片像扇子一样的棕叶，每片大叶子都是由无数片像剑一般，粘连在一起的小叶片组成。树根到树梢约一米高的位置，转了一百八十度大弯，据此推断，这棵棕树垮塌倒立生长应该有好几年了，由于植物的向上性，才长成这个样子。

它的顽强生命力令我惊叹不已，在逆境中选择适应环境，继续生长。正如唐代诗人柳宗元在险恶环境中，还能写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样的千古绝唱。更感叹仓颉造字的智慧：“宗”，祖宗也；宗拆开就是“宀”“夂”，即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必须要两个人一起，一人像顶梁柱一样支撑着；宗字加上三点水，淙字；则为水之声；宗字加上木字旁，则为植物棕之名。世间万物，生生不息，万变不离其宗。带着对棕树的敬仰，我把它带回了家，剪去干枯根系及腐朽残叶，种在我的花坛里。

这棵棕树，它最开始直立沟坎挺拔向上，后来，倒卧谷底，笔直的身躯扭转一百八十度，再次奋力向上，而如今，我又把它扶正种植，让其呈现出一个“？”号的姿态，仿佛是一位谦卑低头的智者。

不知它新根扎实后，会不会再度逆转三百六十度，长成一个圆，这让人深思和期盼。



葡萄熟了

何昕泽作

瀛湖

第 1391 期

绕道江南

旬阳 屈轩

我绕道江南只为贴近你漫山的花都在开我舍近求远路过这里只是怕你忘在这春光里

春天这么好阳光这么好我们都好

你离开后我没有沦陷在悲伤中就是常常会忽然沮丧就像黑暗瞬间击中正午如果你还和我们在一起该多好这就是我从另一个城市回家绕道理由，只是想挨得更近近得像个当初挽着你的手在春光里走路

我们这么渺小这世上那么多的人与你我又有什么相干我握过数不清的手但是我找不到你的我只有在春天最美的时刻从你最近的身边走过

取东坡壘土记

汉阴 沈勇

甲辰三月仲春，我与妻子吴祥艾和她的同事张红及其丈夫唐杰先生，怀着朝圣之心踏上了曾经相约之旅。此行缘于吴祥艾和张红昔日的约定，有朝一日要结伴沿着苏轼出川的路线去走走他曾经走过的路，吹吹他曾经吹过的风，以此表达对苏轼的敬意和缅怀。

今年正好张红夫妇退休，四人便怀揣虔诚的敬意，先去苏轼出生的地方——四川眉州，然后返重庆乘船过三峡，再到苏轼涅槃地为苏东坡的地方——贵州。刚刚仰望走过东坡赤壁和雪堂，便收到了书友张正生先生的微信：“带一杯东坡的土回来，大家沾点文气。”我顿感新奇，便回正生先生道：“先生若真爱，待我明日乘车再去取，一定实现先生的愿望。”然后张先生回道：“你已离开就不必再返回了。”后来又回道：“留点遗憾吧。”我看了张先生的回复，深解张先生的诚意，定不能辜负。

次日清晨，我与妻舅乘火车二十多公里再次赶到了东坡先生曾经挥毫写下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地方——赤壁矶。虔诚地取到了东坡赤

壁的正土，那一刻我的心情既兴奋又快慰。妻子吴祥艾是苏轼的铁杆粉丝，欣然与我乐于此事，全程录下了取土的过程，视频发到群中后，孙远友先生为我遵正生先生的嘱取东坡壘土以赠而吟：“捍得东坡土，陋斋植竹竹。翰墨走龙蛇，诗书写春秋。”后有王涛先生又云：“看他与吴老师再返赤壁，遵嘱取一捧土，感人至深。此种情怀，唯几个汉阴人能想到做到吧。”看到王涛先生的赞叹，由衷感到东坡先生伟大的精神人格力量。时光可以远去，东坡先生的超世才华、高洁人品、旷达的胸襟、伟大的精神如宝石般熠熠生辉。大家敬仰东坡的人格与才华，东坡在天之灵如有感知，定会把文气、才气护佑于汉阴的各位文化人。

敬仰东坡，热爱东坡生活过的热土，接着我们四人又来到了东坡的好友徐君猷赠予他的五十余亩的坡地，在先生曾经躬耕的地方取下了又一捧东坡壘土，我将东坡赤壁之土和东坡躬耕之泥分装于包内，带回汉阴赠予张正生和好友们。